

那是一段抹不去的峥嵘岁月。

1970年代初,我已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,懂事也不少了。随着“深挖洞,广积粮,不称霸”口号,许多居民热情高涨,纷纷在自己门口和屋子里各显神通地挖起了防空洞,一度成为弄堂一道风景线。

我家隔壁邻居朱家是整个弄堂的第一挖洞者。

朱家屋子狭小,把防空洞的选址放到了床底下。他家大女儿绿美是我的同班同学,绿美妈拆了铺板和床架子,全家及亲戚总动员。绿美爸绰号“大麻子”,用石灰粉在地上划了一个大圆圈,“大麻子”的弟弟“小麻子”往手掌心里吐着唾沫,搓了搓手,“咚”的一声,抡起了洋镐,在地上啃出了一个深缺口,男人们抡镐的,挥铲的,打着赤膊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。绿美和妹妹玲美,弟弟春宝也端着簸箕装出的烂泥。

来帮忙和看热闹的邻居络绎不绝。绿美妈烧了一锅子的绿豆粥,在家门口搭了一个小方台,让挖洞的人喝粥,一碟脆脆的青萝卜特别显眼。

看热闹的人也有闲不住的,跑上去帮忙抡几记洋镐,没多久便退下阵来,没有机械的纯体力劳动,屋子又小,实在不容易挖啊。

半天过去了,终于挖出了一个深深的大洞,我看了好不羡慕。想到电影《地道战》里的暗道四通八达,如果我家也挖一个与朱家连通的防空洞该有多好啊。想着想着,我便缠着父母也要挖自家的防空洞。可父母坚决不同意,说是家里的老屋地基不牢,挖洞会让房子塌下来,我听后半信半疑的。后来才知道,父母对挖防空洞没啥兴趣。母亲热衷的是“广积粮”,她买了几百斤糯米装满了家里的大桶小罐。

她说:“广积粮”也是响应号召嘛。

正说着,只听到隔壁有人喊叫:“塌方了,快来人啊!”随即是一阵手忙脚乱的声音。闻讯赶去看,朱家的防空洞口崩塌了一大块,掉下的泥土将“大麻子”和“小麻子”埋到了小肚子处,众人一起发力才将兄弟俩先后拉到了洞口。

消息迅速传遍了弄堂,朱家门口来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,里革舍也派技术员来到朱家现场。技术员叫周围邻居把家里的丫杈头和扁担拿来,一起撑在防空洞四壁。后来,又叫人在内壁砌起了砖头。

那些日子,演习的警报声一响起,无论是上班的,上学的还是居家的,都会放下手中的活,奔向附近的防空洞。孩子们可高兴啦,争先恐后涌向朱家,爬到他家的床底下,往洞里跳,一帮孩子躲在洞里“轧煞老娘有饭吃”,玩得好开心。防空警报解除好久,大人们都该干啥都干啥去了,小孩子们钻在防空洞却不肯出来。

里弄里不厌其烦地做群众工作,不少居民家也昼夜不停地挖起了防空洞。那时,各种空地、荒地、绿地、天井、操场地下几乎都是防空洞。不过我们还是喜欢往朱家的防空洞里钻,玩捉迷藏,常常弄得灰头土脸满身泥。后来,我渐渐发现防空洞有渗水,洞壁上的砖头都是潮叽叽的,有一股霉味。又过了一段日子,洞里积水了,滋生了大量蚊子,还连累到我家。于是绿美爸拷水,绿美妈打“敌敌畏”,弄得我们再也进不了洞玩耍了。

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紧张的氛围渐渐趋淡了,弄堂里再也没有人家挖防空洞和做砖头了。而朱家的防空洞水越来越多,还渐渐凸起了“大肚子”。技术员又亲临现场,看了直摇头,叫人运来许多“三和土”填掉。此时的朱家人也把头点得像鸡啄米似的,“大麻子”还发着香烟招待来填洞的工人。

时

隔近五十年,那些热闹

的场面,仍然让人难忘。

陈建兴

邻家的防空洞

每年清明、冬至这两个节气之前的一段辰光是八十又四的老母亲最忙的。她正神情专注地做着一件她认为是神圣的大事,那就是折锡箔。

母亲早早地从走村串巷的小商贩那里买来几扎锡箔。接下来的日子里,一有空闲,她就会洗净双手、戴上眼镜、摆开架势做她的大事。那情形,像情窦初开的少女折千纸鹤,如顽皮男童做纸飞机,也似守财奴数钞票,一层贴着一层,再用拇指轻柔地压实、抚平。几番折叠、翻转,轻轻一顶、展开,一张张银质纸张变成一只只“银元宝”,银光闪闪,惟妙惟肖。

我的祖父辈弟兄四个,老二、老四无嗣,老四领养了三哥的第二个女儿,这就是我母亲。从小,祖父、继祖父对她均疼爱有加。到了该读书的年龄,继祖父省吃俭用,供我母亲求学。读完小学,因没有充裕的经济来源,又逢兵荒马乱,母亲的多数同学相继休学。而继祖父狠下心来,卖掉仅有的几亩薄田,自己冒着生命危险,穿越日伪封锁线,做些贩米的小本生意养家糊口。眼见多少

人惨死在篱笆线下,他坚忍着。就这样,我母亲上了省立女中,这在本地农村当属凤毛麟角……母亲有一手秀丽的毛笔字、钢笔字,七十多岁时仍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多个企业兼职会计。

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仔细打量母亲执着的已布满皱纹的神情,看那干裂、开裂的双手不太灵活地或折或叠或按或顶。我知道,这些年,母亲用她那传统的那一张张锡箔,化为心思、挂念,融化在制作的每个细节里,去祭拜她的两对父母。我也忍不住参与其中……

从小,父母总是很忙,经常不在家,是继祖父把我带大的。继祖父离开我们时,我已参加工作。是我忙完工作赶到他床前,他才安详合眼的。临终前他说,我是一个开通的人。只要你们都好,我没啥忧虑。每年随便寻个日子,看看我就可以了,也不要烧啥锡箔。这些年来,我们后辈真的什么都不弄,就是去坟地看看。前些年,随着城市化的进程,坟地几经搬迁,母亲的心事越来越重。那年,镇村建起了公共墓地,老祖宗终得安宁。

是啊,每个人的心头,都有逝去亲人的一个地方。在特殊的日子,人们用传统或现代或独特的方式祭祀、缅怀,这是流传千年的文化的一部分。它寄托思念,承养家训。扫墓、祭祀,该是走心的。思念,是不该有节气的,但节气更甚。活着的人,从实在朴素的怀念与追思中,以繁衍生息、和谐生活。这或是先人们的最大安慰。

王征宇

母亲的大事

气温骤降,莫干山唱过秋山斑斓的压轴戏,几番风霜后,清场了。如名伶卸妆,露出脂粉后的容颜,干净、朴素,表情比任何时候都真实。从作家尹丽川那句“一下雪,北京就成了北平”里衍开来,莫干山回到了木心笔下那个冬天:山道深锁,有虎叩门的冷寂里。

每年这个时候,就会上山走走。

这是今年第二次上莫干山。上一回,是去找油桐树。在德清学者罗永昌的笔下,民国时屈尊山中的两位官员,怀着对山民的爱,在这里种下大片的油桐林。那次,的确找到尚存的几棵油桐,开着肉肉的花。只是暮春的莫干山,一脉脉车流,如拥塞在血管里的脂肪,各种肤色的人,花骨朵赶春般热闹。山,被加了很多的装饰音,以至于淹没了我的调子。好在油桐树长在深沟,我在树底下静静吃掉带去的干粮,就下山了。

这次还是一个人,沿着腰肢细软的小路上山。积满落叶的石阶,藏在丛林里,那股幽深,给人穿越的错觉。四野苍阔,鸟鸣啾啾,被打掉梢头的毛竹林,烫出苍绿的波浪卷。一幢幢老别墅隐于山中,折叠着民国时期战争与经济的信息。百年时光并不远,好像推来一扇门,就有某个先驱人物向你问好。想到此处,不由微笑。三两株山茶开满了猩红的花,铃在墙根,恍若自己,就是那故事里的人物。

只有到冬天,只有静静地走,才能领略莫干山人文与自然的内核,而不是浮光掠影,消费她靓丽的羽毛。

真好,若是能在山上窝个冬。打些年糕,带壶酒,几本书,囤个几百斤白菜,然后等大雪下满山头,闭门将炉火升起,就待在小屋子里看书。看冯梦龙就不错,里面的人物,这厢里泪珠子还没零落,那厢儿,又在鬓边插朵绛红山花,唱着小曲儿出门去,看山,看树,看掠过平湖的鹈鹕。像小时候的冬天,阖家围着火盆吃熏豆子,一粒粒,咸鲜可口,原不过是消磨时光好佐物,如今想,却已点滴在心头。

有年冬,有位被感情折磨得很糟糕的文友来找我。善幻想的书生,被现实的棍棒,打得瘦骨嶙峋。我带她去了山里,到了最高处的天泉山。一对山顶放羊80多岁的老夫妇,割了青菜,蒸了红薯,让饥肠辘辘的我们,好一顿饱腹。说到底,身体真正要

的,不过是一份家常。饭后,我们各取一杯茶,坐于夕照里。几只鹅在身边仰脖“昂昂”,羊群在冈上吃草;远山软如波涌,风吹竹浪,如僧人诵经,就这么蕴藉着我们动荡的灵魂。全程,我没有喂她一句心灵鸡汤。

选择简单,并不代表苍白和空洞。高山上,翠竹碧岩深深处,泥墙垒起歪歪扭扭的三间小屋,栖息的,可能是最扛得住风雨的爱。谁说不是?

经过春的萌动,夏的茁壮,秋的殷实,该让自己冷一冷,静一静,清一清,有种子的生命,就会显出点舍利子的坚硬。这大概就是冬天赋予人类的意义。

王征宇

冬天的意义

女人三十,大概都要考虑要不要生娃。有人说,生娃人生才完整。有人说,不生,自己还没活明白,不想这么快就拖累上有一个“小累赘”。可我一路走来,却觉得生了娃,我的人生才开了挂。

生娃的最大体会就是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这么强大——忙碌到一定境界就历练成高效率的管理达人。生娃前,工作和生活一锅煮,加班加点到深夜,还美其名曰“忙工作”,实际上是拖延症晚期患者。生娃后,一度也陷入了混乱。忙完工作,刚倒在床上,迷迷糊糊挣扎着起来给孩子喂奶,再大一点,迷迷糊糊地给孩子撤掉尿床的床单,再大一点,迷迷糊糊地给孩子盖被子。等到宝宝可以独立睡觉,本以为我终于可以睡个整觉,天啊,深度睡眠好像跟我说了“再见”。我痛下决心,改变,行动。在随身上本详细记录一天的时间流向,写出所有事项,减掉与同事聊天、上网等非工作项,删繁就简,抓住必要项,简化流程,统筹时间,确保当日事当天清,工作不能带回家里。回家就是陪孩子,一起锻炼、亲子阅读、和娃睡前说说话。娃九点睡觉后,我整理思路,阅读写作一小时,十点半之前睡觉。虽然,还是屡屡破戒,但我的睡眠情况大有好转。

感谢娃让我分清了工作和生活。同样感谢娃的到来,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。有娃之后,任何事儿都充满了奇妙的变化。真是没有想到,只有万万没想到。每天生活在惊喜还是惊吓中,就看你怎么看世界了。就说给小娃娃剪手指甲这事。如此小事儿,我们家当初还开了简短的餐桌会议。婆婆的老辈讲法,不用剪,指甲很软,宝宝又不乱摸,不脏;我说,我怎么记得孕妇学校上课时,老师说要定期剪指甲呢;老公和稀泥,说还是查查,凡事问度娘。说来说去,最终决定不剪了。直到某天早上娃娃突然哇哇大哭,定睛细看,白白嫩嫩的小脸上赫然血淋淋的两道抓痕——越来越灵活的小手到自己脸上去探索世界了。看来,不得不剪。这次没开会,大家一致推我上场担当重任。摸着宝宝柔弱的小手,我颤巍巍开始第一次。成功。得意。人就不能得意。马上,第二次就把宝宝手指剪破了。鲜血汩汩流出,娃最大分贝地嚎上了,他爸旋风似冲进卧室,边用止血棉球按住宝宝手,边嚷着:“快打电话,去医院,打破伤风针!快!”那场景绝对堪比琼瑶剧中的马锦涛式咆哮。我直接呆懵,不至于吧?给生过娃的姐姐打电话问问。姐姐问了三个问题:新剪刀还是生锈剪刀?剪之前,剪刀消毒了吗?血能不能止住?于是一切风平浪静,春和景明。再后来,宝宝从床上摔下来,我也不忙抱去,先观察一下情况再说;他骑车摔得头破血流,我去药店买药水涂涂就好;他发烧39℃,我也从慌乱转向了思考对策。一切的不慌张、不焦虑都来自于一次次的历练,原来,经验就是教训的另一个名字。

你看,我现在的强大,是因为有小小人这个外挂呢。其实,每个妈妈都是偶像派加实力派,在娃的成长连续剧中担纲女一号,虽说暂时,可永远是出场表的第一名。

王兢

七夕会

生娃让你开了挂

图一 二(甲文) 图二 上(甲文) 图三 仁(甲文) 图四 仁(金文)

梦笔寻踪

自古以上与音同,上